

一个时代的诗歌巨人

——怀念诗人叶夫图申科

吉狄马加

我知道叶夫图申科的名字，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年龄，现在回想起来也就是二十一二岁。那个年代对于中国来说正值改革开放，各种思潮蜂拥而至，特别是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诗歌运动也正处在方兴未艾的时候，因为对诗的热爱，不用怀疑我是其中活跃的年轻写作者之一，就是在那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我读到了一些被翻译成中文的俄苏诗人的诗歌，在这些诗人中就有叶夫图申科，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就是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后来在世界上传播甚广的《娘子谷》，当然也同样在那个时候我阅读到了“大声疾呼”派其他诗人的作品。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非常关注叶夫图申科的写作，凡是他后来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我几乎都阅读过，他的长诗《中子弹和妈妈》表现出了一个世界性的诗人所应具有的思想品质以及宏阔开放的视野，毫无疑问，他是那个时代健在的在中国最具有影响的俄苏诗人，如果需要排名的话他一定是排在第一。

我曾有机会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过俄罗斯，那已经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上个世纪末，负责接待我们访问的是独联体作家协会，记得我还曾向接待方提出会见叶夫图申科的请求，但接待方告诉我，他那时候正在美国讲授俄罗斯二十世纪的诗歌，或许是我们见面的缘分还不到的原因，我没有机会在莫斯科幸运地见到他。作为一个不仅仅在俄罗斯，就是在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诗人，叶夫图申科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后来我在多个国际文学交流和对话的场合，都或多或少地听见过别人对他私下的议论，当然这其中有好话也有坏话，但是在我内心对叶夫图申科的尊敬和爱戴却从未改变过，我对他的尊敬和爱戴的全部缘由并不来自于他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和个性，甚至是他与别人不知道怎么产生的近似于荒唐的误解，我爱戴和尊敬他是因为他的作品深深打动过我，是因为他在这个颁奖会上见到的对弱者的同情和对不同种族的人的热爱，也正因为这些原因我一直坚持了自己对叶夫图申科的最基本的判断。我从没想过什么时候能与叶夫图申科谋面，机缘巧合的是2015年11月底他获得了一项中国颁发的诗歌奖，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在这个颁奖会上见面了，当时因为人很多无法进行交流，我们只是简单地进行了寒暄和问候。但是当我第一次面对面地与他双目对视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我们是这个地球上不多的同类，我们的心灵甚至不用语言沟通，也能在一个瞬间感受到彼此的亲近和好感，也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缘分，第二天中国俄罗斯文学翻译家、文化学者刘文飞教授，就在他的家里面安排了

一个小范围的宴会，除了品尝中国菜以外，其主要的内容就是让我和叶夫图申科进行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说它是别开生面，是因为我们此前并没有为这次对话设置任何主题，而是随性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这场谈话也是馬拉松式的漫谈，大概持续了四个小时，整个谈话过程都进行了录音，由刘文飞教授和他同样也是俄罗斯文学专家的妻子陈方交替着进行翻译，后来这个对话以《吉狄马加与叶夫图申科对谈录》为题，发表在《中国著名文学刊物《作家》杂志上，这个对话让许多中国读者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叶夫图申科，有许多中国重要的作家和诗人都对这篇对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对叶夫图申科广阔的文学视野十分地赞叹，当然对其中他们过去闻所未闻的事件以及人物之间的矛盾，也有了另一种了解和认识的角度。

也是因为这一次与叶夫图申科的对话，让我再一次肯定了我们谋面之前我对他的基本判断。他的确是一个睿智的人，特别是当他滔滔不绝谈话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两个眼睛闪烁着忽隐忽现的光芒，他是我所见过的有超常记忆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说他超常是因为他在叙述中能提供许多细节和背景，他谈话中的幽默和达观都是一种真实的流露，在他的身上我没有发现任何

矫情和虚伪，特别是当他谈到个人的感情和生活经历的时候，我会从他的眼光里捕捉到一种少有的沧桑和叹息。其中有一些话题我本是不想去涉及的，但是因为当时谈话的氛围融洽使然，我也就问了一些他本不想回答的问题，但是令我感动的是，他把他的心里话毫不掩饰地告诉了我。他到过这个世界许多地方，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同时他也是一个世界公民，在我们对话之后的一天，刘文飞教授问我，你能否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叶夫图申科给你的印象？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告诉他，这是一个时代的巨人，可以说他完整地代表了一个时代，而在今天我们很难再见到这样的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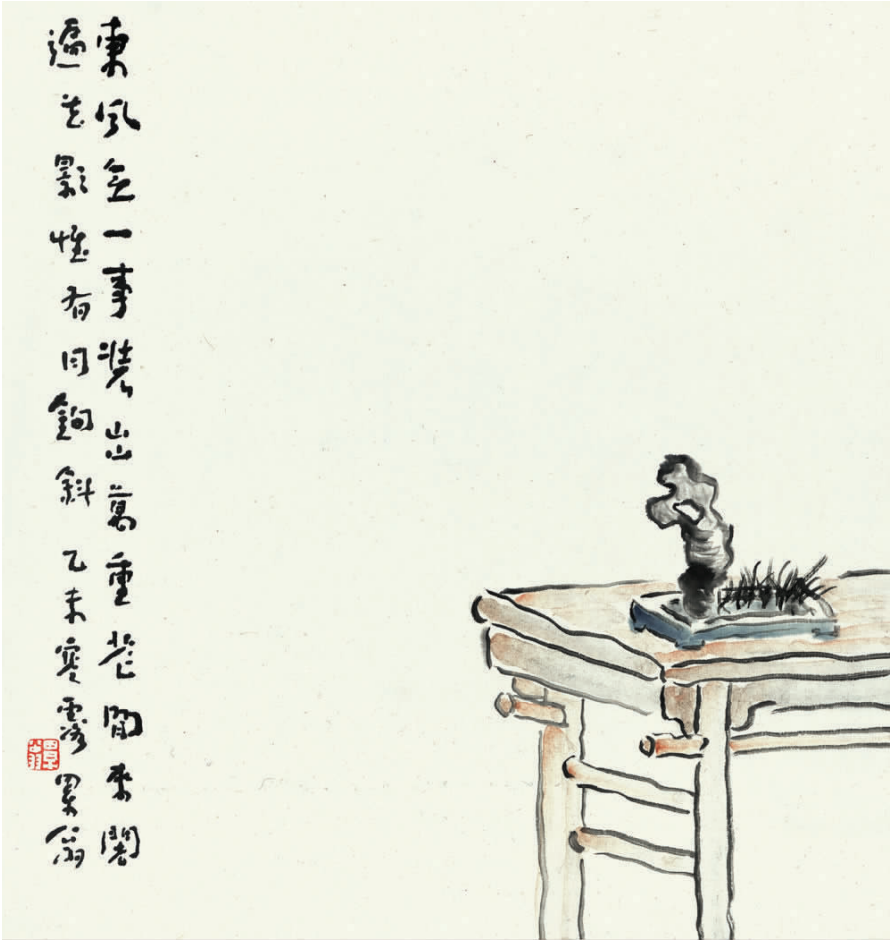
虽然我和叶夫图申科只有过一个晚上的深度接触和交流，正如他在过世前为我的俄文版诗集所写的序言中说的那样，“我与马加仅有过一个晚上的交往，但他令人难忘。他身上充盈着对人类的愛，足够与我们大家分享。这是一位中国的惠特曼。”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生和死每天都在发生，我是在旅途上从刘文飞教授那里得知，叶夫图申科已于2017年4月1日在美国逝世了，为了表达对他深切的悼念之情，我通过刘文飞给他的妻子发去了一段文字：“叶夫图申科不仅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的一个诗歌符号，更重要的是他是二十世纪冷战时期，唯一能用诗歌连接过东方和西方两大阵营的

伟大诗人，他的离世，似乎又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对话、沟通、相互尊重所构建的和平，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重要。令人永远感怀的是，叶夫图申科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为我的俄文版新诗集撰写了序言《拥抱一切的诗歌》，这或许也是他最后的文字之一。作为诗人叶夫图申科永远不会死亡，毫无疑问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诗歌历史的一个部分。叶夫图申科，我尊敬的父亲般的兄长，在你的诗魂就要远游的时刻，请允许我在中国西南部的群山之上，以一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方式为你吟唱送行，我相信你一定会听到我的声音！”

2017年7月11日于北京

叶·亚·叶夫图申科（1933–2017），俄罗斯诗人。他是苏联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大声疾呼”派诗人的代表人物，也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叶夫图申科于2017年4月1日在美国逝世，遗体被运回俄罗斯安葬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墓旁。他在去世前一个月为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俄文版诗集《从雪豹到马雅可夫斯基》作了题为《拥抱一切的诗歌》的序言。本文系吉狄马加应奥地利俄国侨民出版的俄文版刊物《诗人》所写的纪念文章，在国内授权笔会独家刊出。

——编者



笔会

谈艺录

东风无一事

（国画）

荆歌

闲情偶植

一

我并没有种过洋紫荆。一则它是热带植物，在上海难以越冬。二是因为它高大的树木，需要地栽，而我只能在阳台上，在花盆里，种一些占空间不是很大的植物。

但我跟洋紫荆却有两次邂逅。第一次是在2005年1月，我作为“导演”，带领三位复旦女生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一届大中华区的高校莎士比亚剧作演出比赛（后来我们得了第二名，在这里且按下不表）。

在香港大学的校园里，我看见一种奇特的树木。它的叶子前端有个凹缺，形状就像两个中后部融合在一起的椭圆形。它有五片疏疏的花瓣，开着美丽的紫红色花。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洋紫荆，香港的市花，也叫羊蹄甲。

我其实更喜欢羊蹄甲这个名字，因为太形象了，这树的叶子，就像偶蹄目的羊的蹄子。而洋紫荆或紫荆花这个名字呢，常常会跟在上海常见的紫荆相混淆，后者春天在老枝或主干上簇生紫色豆科小花，也是种有鲜明特点的植物。

后来又发现，羊蹄甲其实有好多



洋紫荆 谈瀛洲摄

红花羊蹄甲、宫粉羊蹄甲、白花羊蹄甲这几种。在广东、广西、海南这些炎热的省份，羊蹄甲也很常见。

二

第二次看到羊蹄甲，则是在画家孙良的家里，在他的画上。我和孙良也算老朋友了，但一年也不不过见两三面而已。2016年春节去看他，发现他分外清减。说是年前拔了一颗磨牙，遭重创，最近觉没睡好，饭也没吃好。

聊了一会，他便拿出最近作的几幅花鸟画来给我看，我惊喜地发现其中一幅画的是洋紫荆。

“我前几天在广州，走过一条僻静的街道，看见路面上落满了紫红色的紫荆花，忽然心有所动，第二天回到家里，就画了这幅画。”孙良解释说。

我看见他在画上写道，“昨日在广州竟见紫荆花雨，散漫一地，茫然间如梦的三月天。乙未年十二月十六日晚记。”

我说，“孙良，你虽然最早是学的中国画，但中间又画了多年的油画，这对你现在画中国画有什么影响？”

“有影响，”孙良说。“传统国画画花卉就那几种基本的颜色，而且很多时候就一个色调，没有浓淡、明暗的变化。有时你去看一个国画家的展览，看完你会发现整个展览里的红都是一样的。我画了许多年西画再来画中国画，首先在形上会比较准确，其次就是对色彩会比较敏感，用色会比较鲜明，而且会比较多浓淡、明暗的层次变化。”

“但是，”他又说，“技巧之外，画画时我当时的情绪、心境，都会在中国画、线条上微妙地表现出来。我看了那紫荆花，它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在我的心里引发的感情，我在那天晚上画，还是在第二天早晨画，都会有种种细微的不同。”

我不由想起苏东坡曾这样写画家人文与可教他画竹之法：“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执笔熟视，视的是什么呢？这时画家收视返听，视的并非心外之竹，而是他内心的那竹的形象吧，而这形象转瞬即逝，所以只能“振笔直逐”，在它消逝之前，或者是在它发生变化之前，飞快地把它摹写下来。

洋紫荆

谈瀛洲

三

这时我想到，写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作者在作文时，除了要有把字、词连缀起来，变成合乎规范的句子

的能力以外，还要进入一种情感状态，而这种状态，也会在他文字的气息中，微妙地传达给读者。

如果时过境迁，这种情感状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再要把它追回来，再要把当时可能写出的那些文字追回来，也是不可能了。

当然，好的作家、画家，就像演员，能每天在特定的时候进入创作的情感状态，但正如每一位演员都会告诉你的，即便他每天都在演同一出戏，每天的演出，都会稍有不同，都是唯一的。

四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艺术品都创作于瞬间。我曾经把艺术家比作下蛋的母鸡。一个最初的灵感，可能要孕育很长时间，在这期间艺术家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吃不准这东西到底能否孕育成功；但到孕育成熟的时候，就马上需要把它生下来，不能拖延。一旦真的生了下来，艺术家就感觉如释重负，这时他往往会像刚下了蛋的母鸡，兴高采烈、喋喋不休地“咯咯哒”一会，向无动于衷的世界宣布这个消息。

一介文人，非官非商，所思所为，无非读书写字，闲里生闲，则又不安分地画起画来。自娱亦间或娱人，平静的日子之外，偶尔也会开个画展，热闹一番，然后保存一份荼靡之后的枯叶落英，堪作无聊人生之追忆。

在不同的城市举办画展，是会收获完全不同的感受，留下不同的回忆的。仿佛把一些珍贵的物品，留在了一些不同的房间。仿佛结识了不同的姑娘，她的音容笑貌，只属于那个春天，只属于那个黄昏，以及那个咖啡馆。

去年宁波的画展，因为是跟一个诗意民宿的发布捆在一起的，所以到展的大多是一些陌生的朋友。只有杨葵，这位出版界的大咖，算是一位熟人。在一群陌生人中的一个熟人，那是比亲人还要亲的呀！我和老葵两个，一起看我的画，听他论我的字。然后呢，就坐下来听琴。是的，展厅里摆了一架古琴，这是眼下流行的一种俗气呢，通常也不会有人弹，只是摆在那里，提升一下所谓的格。但是老葵会弹。是的，他正襟危坐，弹了起来。他的弹琴，正如他的学问见识，常常都是并不显山露水，但是高山流水，此情绵绵。你一旦静下来听他说，说什么都是滔滔不绝的，说什么都是口吐莲花的，说什么都是有趣的。我先是听老葵抚琴，一个人弹，一个人听，活脱脱就是今生今世的伯牙子期啊！琴声像树叶，摇动起来，影子在墙上摩挲，似乎在呼应着我那些呆头呆脑的画。琴声像烟，在展厅里妙曼地弥散，就像是从我的画里飘出来的吗？我画的石头，也像烟一样轻了吧。石头边的香炉，里面袅娜出来的，是烟呢，还是琴声？

然后老葵就给我说起了吴大羽，那个才华盖世独孤求败终究潦倒的奇人，那个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的老师，说他的画，说他的诗，说他生造出来的无数汉语词汇，虽然生造，却花开见佛、妙意荡漾。细雨如丝，秋凉似水，又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成都与老葵的相聚——那是他的书法展。他的抄经，挂得展厅里满满都是的。展厅在室内，我却看到了风，看到了老葵的作品在微微摆动。那是心动，心动则风动，风动则万象动。老葵的书法，是独立高蹈于世的，于书坛文坛之外，有千般的风光，万般的好。看他的字，就像听他弹琴，就像听他说话，就像听他说吴大羽，就像和他一起看我的画，清风拂面，如坐春风处。

是的，凡是想起宁波的那次画展，我就会想起杨葵。虽然展出的是我的画，但我觉得那个气场，是属于老葵的。是属于两个人的古琴的，是属于他脑海里的吴大羽的。没有了这些，便没有了那个画展。

虽然那次画展，我和心宿集团签了约，把我画作的衍生品开发权授予他们。但是，留在我记忆里的，却是与老葵相关的一切。展厅里来来往往的看客，不好意思，都是浮云。

成都轻安的画展，由孟蔚红策展。展览开幕当天，作家洁尘主持了一个谈话，对谈嘉宾是三湘名士何立伟。承蒙老何夸我的画有书卷气加才子气，这可以忽略；而我眼里的老何，倒是典型的风流才子，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其画更是出彩，艺术、文学、哲思、审美、生活，各种含金量，高到云端里。这也可以忽略。不可忽略的是，成都这个一等风流温柔之地，我的轻安画展，除了我与老何，其余才是绝对不可忽略的。晓看红湿处，花重锦

有的作家自称会碰上“写作瓶颈”或“创作障碍”，但我觉得这样东西并不存在。你写不出来，只是因为你还没做好准备，或者说还没想好该怎样写。换句话说，那个“蛋”还没在你的肚子里孕育好。

这时你不要硬写。你可以想想，你还有什么准备工作可以做的吗？比如说，还有什么材料可以去找，去看？有的时候一篇文章写不出来，只是因为该有的材料还不齐全。

如果该做的准备工作你都做了，还是写不出来，那就说明你还没想好该怎么写。这时，你可以去写点别的。也就是说，你的肚子里不能只孕育一个蛋，而可以有好多蛋。谁都知道，农民伯伯养的母鸡如果一年只产一个蛋的话，那他肯定亏本了。

多产的艺术家，就像只好的母鸡，它不是只孕育一个蛋，而是同时在孕育好多蛋。这些蛋一个个次第孕育成熟，而它也是一个个把它们产下来。但我们不能因为看见母鸡一天下一个蛋，就以为它的这个蛋是在一天里孕育出来的。

对我来说，有时即便是一篇短文，有了最初的想法或灵感之后，这念头也会在脑中盘旋许久。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觉得这篇文章该有的材料都有了，开头、中间、结尾该怎样安排也都想好了，这时我就要马上把它写出来。

比如我写下这篇小文的时候，距离那天和孙良聊他画的那幅洋紫荆的时候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当时就想着以后可以根据我们那天聊的内容写篇文章，但我一直没有想好该怎样写。在这期间我也做了许多其他事情，除了教课以外，还写了许多其他文章和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直到昨天，又和孙良见了一面，和他聊了许多不相干的东西，回到家里，才突然觉得这篇文章成形了，可以把它写下来了，而它的内容就是洋紫荆和画它的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关于艺术创作的随想。

不同城市的画展

荆歌

官城。成都正是芙蓉花开得轰轰烈烈的时节，到处都是白色、粉色、红色的娇艳笑容。洁尘说，这些都是醉芙蓉啊！早上花朵儿还是白白嫩嫩的，干干净净的，越往下午走，它就渐渐粉了、红了，一如美人微醺，摇摇摆摆，迷离了秋水，酡红了双颊。洁尘的一众姐妹，芙蓉花般的众闺蜜，在画展期间，云蒸霞蔚、百媚千娇，真是那销魂的人间几月天来着！除了对谈，除了画展，还有各种茶会、餐聚，以及赏珠会，以及踏花寻芳、探幽觅古。美丽的女子又有才，那就是人间夺命刀啊！我和老何真的不知道泥身何处，不知道俗世何年，反正就是晕乎乎地吃呀喝呀、唱啊笑啊，忘记了人生还有尽处，忘记了世上有“为老不尊”之耻和“老而不死是为贼”之鄙夷。只挑了文化中为我所用之辞，什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什么“花开堪折直须折，莫等无花空折枝”……

而近日在我家乡苏州举行的画展，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苏州古旧书店，曾经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心中的读书圣地。在这个书香“门第”开自己的书画展，于我而言，绝对是一件如梦似幻非同寻常的事。装裱和布置，当然是特别雅致的。看到自己的画，挂在书城里，与那些古老的石印本、刻本、拓本、柯罗版本，甚至手抄本混在一起，心里的滋味，不知道是怎样的复杂。既有梦拥女神的欣喜，又有知耻知畏的惶恐。朋友们自然都来捧场，苏州最有腔调的书画家篆刻家，以及各路名流，纷纷前来，不仅鼓励老生，还慷慨解囊，买字买画，等于掏钱给红包，让我喜上眉梢，却又于心不安。虽然我知道掏钱最是喜爱的表达，但是里面肯定有友情和善意在啦。各位父老乡亲，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啦！

而很多年前西子湖畔的一场名为“荆歌的六间房”书画展，也是一场难忘的盛宴。策展人是文学界的资深编辑袁敏女士，她把我的书画展安排在西湖“曲院荷风”景点边上的两幢民国别墅里。那是何等的风雅啊！青砖黛瓦的老别墅，有着沉稳的木地板，有长着青苔的院落，有着向山上一路蜿蜒的美丽小路，有推窗可见的西湖景色。当然，更有太多的文坛名家前来捧场助兴。麦家的发言，充满了友善的奖掖和调侃，为众多媒体竞相转载，成为一时美谈；叶兆言因为满城飞花而捏着鼻子接受采访的照片，则成为画展上特别的景象；吴亮的纵横捭阖，让小众的聚会显得像是一场世纪大展；而因故未能飞来现场的莫言和贾平凹，则寄来他们的书法，以致祝贺之忱；《钱江晚报》和《北京晚报》万分抬举，连续数期数版报道，仿佛文人作画，是一件多么惊世骇俗之事，似乎一个江南文人，要在键盘写作的风尚中持画笔横空出世了。似乎湖畔游人踏歌行，我侨欲以丹青之手写尽人间春色了。

其实一场场都不过是短暂的歌舞，欢欣春宵，转眼成梦。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书画，最终还不都是回到书斋中，秋光一年又一年，兀自做着那寂寞者的游戏。虽然坐一坐冷板凳，却乐此不疲甘之若饴。画画儿，无非是画彼岸花、水中月，无非是浇心中之块垒，无非是与吃茶看云一样的无为之为，打发长夜，聊度余生，而已。



“文汇笔会”
微信二维码